

道与真

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

胡军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

道 与 真

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

胡军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胡军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

(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

ISBN 7-01-003638-1

I. 道… II. 胡… III. 金岳霖(1895~1984)—哲学思想—思想
研究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358 号

道 与 真

DAO YU ZHEN

——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

胡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6.625

字数:39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638-1/B·309 定价:28.5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式、能	(20)
一、形而上学的模式	(20)
二、式与能的定义	(26)
三、式、能综合为道	(38)
四、式与能之间的张力	(51)
第二章 共相	(61)
一、共相论的历史演变	(61)
二、共相：个体化的可能	(73)
三、共相的存在方式	(91)
四、共相的关联	(107)
第三章 理势	(119)
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	(119)
二、理势论的意义	(126)
第四章 所与	(136)
一、出发方式的变革	(136)
二、知觉现象的本质	(168)
三、所与神话	(203)
第五章 意念	(228)
一、意念的起源	(228)
二、意念的后验性与先验性	(253)
第六章 归纳	(273)

一、归纳与归纳原则	(273)
二、归纳原则的辩护	(296)
三、“事实”构造的困难	(325)
第七章 真	(339)
一、符合说的历史难题	(339)
二、真的定义	(354)
三、真理标准综合说	(373)
第八章 知识	(387)
一、知识的定义	(387)
二、对传统知识定义的挑战	(394)
第九章 传统逻辑的批判	(403)
一、传统演绎逻辑的缺陷	(403)
二、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提出	(405)
三、A、E、I、O 的困境与出路	(407)
第十章 数理逻辑的介绍	(418)
一、逻辑与逻辑系统	(418)
二、P.M. 系统与演绎系统	(425)
三、可能与可能世界	(429)
第十一章 罗素论	(433)
一、以辩证法批判逻辑分析方法	(433)
二、对罗素认识论的批判	(451)
第十二章 金岳霖哲学的道家精神	(470)
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470)
二、“以道观之”	(478)
三、道是式一能	(486)
四、“无极而太极”	(495)
附 录:	(505)

一、金岳霖年谱	(505)
二、金岳霖著述目录	(512)
三、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目录.....	(516)
四、参考书目	(523)
后 记	(526)

导 论

20 世纪的 30~40 年代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建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为其标志。这三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体系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主体。

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从实质上说,都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述,是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结合的产物。他们的哲学,从哲学学科的分类来说,主要地或完全地是形而上学。他们的哲学从来也不讨论和解决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种种问题。与之不同,金岳霖虽然也强调形而上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但是他的哲学体系却不是单一的形而上学,而是包括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这三大学科。显然,在他看来,没有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方法、知识和训练,形而上学所涉及到的种种理论问题根本得不到深入的讨论和解决。他认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这三大学科应该是统一的。这是金岳霖哲学体系的特色。

与熊十力、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不同的另一方面是,金岳霖的哲学体系由于它重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作用而具有了极为鲜明一贯的形式系统。金岳霖哲学的这一特点恰恰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不足。所以重视哲学表达形式的系统化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系统既要完成指导人生的崇高使命,同时也必须为完成这一崇高使命而提高具有合理性的理论论证。因此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努力具有高度发展了的、严密的形式系统,这样才可能使哲学思想体系

获得一致性、完美性。从此着眼,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便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楷模。可以这样说,金岳霖的哲学体系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更具有参考的意义和启迪的价值。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分别地表达在他的《逻辑》(1937年)、《论道》(1941年)和《知识论》(1948年完成)三部著作中。

金岳霖,字龙荪,1895年7月14日生于湖南长沙市的一个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祖籍浙江省诸暨县。父亲金聘之是清盛宣怀尚书的部属,三品官衔,曾追随张之洞搞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担任过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母亲唐淑贤,湖南衡阳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为人贤惠善良,人称“金母唐太淑人”。金岳霖在兄弟中最小,排行第七。早年曾在长沙雅礼学校、明德学校学习。他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经常跳级。传说他晚上做梦背诵四书,竟一字不差。他从小就有一种良好的逻辑意识,在十几岁时他就感觉到中国的一句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那么得出的结论便是“朋友如粪土”。

1911年金岳霖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科,读了三年。1914年赴美留学。赴美前就专业问题征询其五哥的意见。五哥建议他学习簿计学。赴美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业科。后来因为引不起兴趣,而转学政治学。他在给其五哥的信中说:“簿记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1917年获学士学位。同年暑期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学习,1918年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不同国家统治者的财政权》;1920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T.H. 格林的政治理论》。1920年至1921年他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教中文。1921年底赴欧洲,曾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听课。1922年9月至1925年底游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金岳霖常说,他对逻

辑的兴趣是在“巴黎街头”产生的。那是在 1924 年的法国,有一天金岳霖、张奚若和一位美国朋友在巴黎大街上散步,遇到一群人在辩论,双方争论得很激烈,互不相让,他们三人也便参加进去,争论了起来。这件事引起金岳霖的好奇,使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考虑寻找一个可靠的解决争论的方法。

1925 年底,金岳霖回国,曾在中国大学教授英文和英国史等课程。1926 年秋,原在清华讲授逻辑的赵元任教授调至中央研究院供职,赵向清华校方推荐金岳霖,于是清华邀请金岳霖接替赵元任开设逻辑课,任讲师,不久即迁升为教授。也在这同一年,金岳霖接受了学生沈有鼎、陶燠民的建议,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任系主任。1929 年,冯友兰到哲学系。由于金岳霖不愿做行政工作,于是辞去系主任一职,由冯友兰接任。1931 年,金岳霖赴美国休假一年,在哈佛大学向谢非教授学习逻辑学。他晚年回忆说:“我告诉他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这时怀特海也在哈佛大学教书。这样,我这个本来同牛津思想关系多一些的人变成与剑桥思想多一些的人了。(怀特海本人不是剑桥大学的,可是罗素和穆尔都是。)无论如何,我走上了比较着重在分析的哲学了。”^①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转至昆明,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也随校到长沙和昆明教书和从事研究。1943 年至 1944 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代表西南联大教授赴美讲学和访问。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岳霖于 1946 年随学校返回北平,1949 年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同年 11 月原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清华推荐金岳霖为文学院院长。1950 年初,金岳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①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46 页。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全国六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春,金岳霖调至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哲学研究所,参加筹备工作的其他成员有:潘梓年、胡绳、冯定、李达、杜国庠、杨献珍、艾思奇、冯友兰、赵纪彬等。同年9月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所长潘梓年兼,金岳霖任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并任一级研究员。1956年,金岳霖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9月,金岳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介绍人为潘梓年,12月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金为中共预备党员。1978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金岳霖当选为会长。1982年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成立,金岳霖应聘为名誉会长。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终年90岁。

最初,金岳霖是专攻政治思想史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讨论和研究T.H. 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政治思想的。格林不仅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是一个唯心论者,在19世纪英国哲学唯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格林在哲学上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由于研究格林的政治思想,金岳霖开始接触哲学。他这样回忆道:“我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底夏天。那时候我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我在政治思想史底课程中碰着了T.H. Green。我记得我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底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底道旁。”^①从此他对哲

①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版,第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行文中央注页码。

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他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它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① 由于受格林的影响，他当时的哲学思想也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

1922年在英国进修期间，他的学术兴趣已转向了哲学。他承认，到英国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回忆道：“到英国后，我的思想也有大的转变。我读了休谟的书。英国人一向尊称他为头号怀疑论者。碰巧那两三个月我不住在伦敦市中心，没有逛街的毛病。就这样我比较集中地读了我想读的书，从此我进入了哲学。这是在对逻辑发生兴趣之前的事情。我说‘从此进入了哲学’，是说我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学的意思。显然，我找瓦拉斯的时候，我还没有摆脱政治学说思想。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② 可见，是休谟促使金岳霖从此走上了研究哲学的道路。其时他受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很大的影响。休谟(David Hume)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哲学思想对金岳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民国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部书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部是罗素底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部是休谟底 Treatise”。

由于罗素哲学思想的影响，金岳霖在“思想上慢慢地与格林分家”，即离开了新黑格尔主义思想，而从此之后“着重分析”，认为“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第4页)。这是金岳霖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显然，“分析就是哲学”的哲学观是对黑格尔以来的思辨哲学的一个反动，它是

①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晨报副刊》第57期，1926年6月。

②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45页。

分析哲学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金岳霖用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主要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

在注重分析方面,除罗素外,英国哲学家摩尔(G.E. Moore)对金岳霖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摩尔和罗素共同开创了哲学上的“分析的时代”,对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是,他们两人在哲学方法的运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在早期,摩尔形成其思想训练的基础是语言学,而罗素的训练却主要在数学、逻辑方面。摩尔的思想更像是一位精细的、对日常语言有着非凡能力的语言学家的思想,而与之不同,罗素的思想则更类似于一位数学家的思想。摩尔往往求助于常识的世界观,十分着重日常语言的分析,而罗素则主要诉诸于逻辑的、数学的方法,很强调形式语言的分析。从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摩尔和罗素对他的影响。然而从行文的风格和思想的细腻来说,从对概念作精深的分析上说,金岳霖似乎与摩尔更为相似,所以他素有“中国的摩尔”之雅称。金岳霖很像摩尔,胆跟心一样的细,每说一句话,总要再三斟酌,填满了缺陷,补足了罅缝,不留丝毫可以指摘的地方,说着一句,又缩回了半截,用了一个字,倒解释了一大套,兜着数不清的圈子,极少直截痛快地一口气讲下去。似乎找不出一句废话来,偏偏又觉得繁琐。他们似乎不仅仅要把他们的思想内容告诉我们,并且要把理解力也灌输给我们。另外,摩尔和早期的罗素都是新实在论者,因受他们的影响,金岳霖也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为实在主义的哲学或实在论的哲学。

当然在金岳霖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休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很多哲学问题都是直接从批判休谟哲学出发的,如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是主要用来解决休谟的因果问题或归纳问题的。他的知识论所论及的许多重要问题也都与休谟哲学有很深的理论渊源关系。在谈到休谟哲学对自己的影响时,金岳霖这样

说道：

休谟底 *Treatise* 给我以洋洋大观的味道，尤其是他讨论因果的那几章。起先我总觉得他了不得，以后才发现他底毛病非常多。虽然如此，他以流畅的文字讨论许多他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表示他底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任何类似的哲学都不能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也表示他虽然在一种思想底工具上自奉过于俭约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提许多的重大问题，作一种深刻的讨论，天才之高，又使我不能不敬服。（第4页）

除受休谟、罗素、摩尔等人的影响外，金岳霖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刘易斯（C.I. Lewis，美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我们认为，罗素的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休谟的哲学问题是形成金岳霖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仅仅是金岳霖哲学思想的一个方面。因为金岳霖本人曾经表示过，哲学分析是一种游戏。严格地运用哲学分析方法的哲学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丝不苟的技术性的训练。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与他本人所信奉的人生观或世界观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哲学的分析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信念而仅仅是一种经过严格训练的活动。这就使哲学家的个人信念和他所运用的哲学分析方法判为两概。哲学和人生也就随之失去了应有的亲密联系。哲学分析的方法造成了哲学本身的式微。金岳霖欣赏哲学分析方法，然而他却不满意这种方法给哲学和哲学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认为，哲学家和哲学的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他为之叹息。他坚持哲学家和哲学不可分

的立场。由此可知,金岳霖虽注意吸收并自觉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但是他信奉的哲学观却是传统的,而且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他这样说道:“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①在他看来,研究哲学的真正动机在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去理解人生,给人生以意义,过良好的生活。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在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的理解上,金岳霖最终倒向了中国的传统哲学。

金岳霖并不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为其职业,但是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第16页)。他把表达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书籍名为《论道》。他答道:“道字有中国味。”这一回答似乎非常的平淡,但是它却包含有深沉的哲理,表明了金岳霖在哲学上的崇高追求。

他认为,“字不只有意义而已,它还有我们在这里叫作蕴藏的种种等等。就字说,字有蕴藏,就用字者说,我们也许要说,我们有情感上的寄托”^②。在他看来,任何文字既有意义,也有意味或情感上的寄托。这种情感上的寄托,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哲意的,一是诗意的,一是普遍的。对于哲学说来,最重要的是哲意方面的情感寄托,如中国人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英国人对于 Lord、God 大都有各自相应的情感。“这里说的是对于字的情感,不是对于字所表示的意义的感情。假若只是后一方面的感情,则换一套字或

① 金岳霖《中国哲学》,写于1943年,发表于《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②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11月版,第794页。

样型之后,情感不受影响。换一套字之后,意义仍旧,而所寄托的情感可不一样。这些字——现在说的不是具这些字的句子只是这些字本身——因为宗教,因为历史,因为先圣遗说深中于人心,人们对于它们总有景仰之心。这种情感隐微地或强烈地动于中,其结果或者是怡然自得,或者是推己及人以世道人心为己任。”^① 金岳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情感上的寄托是一种原动力或推动力。他说:“所谓原动力或推动力,是说有这种情感的人,如果有这种情感动于中,他们总难免不有形于外的行为或动作,因而影响到生活底各方面。”^② 他对字的情感寄托的分析是既透彻又精辟的。

可见,金岳霖将其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题名为《论道》的深层原因不在于他竭力要把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道内化于自己的思想与生命之中,成为自己思想与生命的内核,成为自己生命行动的原动力。

重要的不在于坐而论道,而在于身体力行地以履道、践道为己任。这是中国哲学的真精神。金岳霖一往情深地向往着这样的精神。他这样说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第16页)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自觉地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在思想上、情感上认同成为了金岳霖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于道中浸润涵泳,能动心,能怡情,亦能养性。

① 金岳霖《知识论》,第796页。

② 同上书,第797页。

可以看到,在金岳霖的哲学追求中,道已不仅仅是理智分析的对象,而且也是他寄托其情感的最高的真实存在。这反映出了金岳霖对形而上学的性质与功用的独特的看法。最能充分体现金岳霖哲学思想特色的不是他的《知识论》一书,而是他的《论道》一书。他对知识论的研究采用的是典型的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态度。他自觉到,研究知识论和研究形而上学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知识论的研究追求的是客观的真,因此要严格防止私人情感的流露。他说:“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底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适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第17页)但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在于哲学家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这是西方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的研究态度。

然而,形而上学的研究则应该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态度。金岳霖指出:“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同上)哲学和哲学家不可分,哲学和伦理道德也不可分。这不是典型的中国哲学家的政治态度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形而上学研究的态度上,金岳霖在有意识地向中国哲学家看齐。如果说金岳霖是否为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自觉地愿意成为一个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点通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应该说是很清楚的、没有疑义的。

金岳霖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基础,他虽然在知识论、逻辑学的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但是他始终认为形而上学才真正代表了哲学家的哲学观或人生观。他说:玄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①

^① 金岳霖《知识论》,第98页。

或者说,形而上学是哲学中最哲学的部分,它是从事知识论研究和逻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金岳霖对哲学作如是观,我们对他的哲学体系也可以作如是观。而且,金岳霖在晚年这样回忆道:“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① 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们也就有充分的根据说,金岳霖的哲学观或人生哲学观充满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或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的哲学就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或者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开始。

在其英文著作《道、自然和人》的最后一章《自然和人》中,金岳霖公然表明了他对中国哲学的喜爱之情。他说:“在情感上,我多少与中国哲学的风格与情怀相近,坦率地说,我喜爱我将要陈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引者注)。”^② 也正是在这一章中,他将人生哲学分为三类:素朴观、英雄观、圣人观。他认为,英雄观是西方人特有的人生哲学。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指导下,西方人有着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愿望,而且在实际上也取得了令人震惊不已的成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西方人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生活在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工的环境之中。人的主体性似乎统治了一切,以至客观的自然已几乎荡然无存。然而,这种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却反过来统治、压抑着人性,人类文明因此而处在了危险的边缘。所以尽管这种人生哲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同时它也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克服的祸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岳霖不同意,甚至强烈地反对西方人特有的英雄观,而向往、追求中国传统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观。他称这种“天人合一”观为圣人观。这种人生哲学的核心

①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49页。

② 《金岳霖文集》第二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722页。